

柏楊畢生反骨卻天真

以文學追尋人權歷史不歇

丁文玲 ◎ 資深文字工作者

◆ 從不順從附和 也從不量力而為

柏楊是個怎樣的作家？文如其人，他從來不曾順從過，也從不量力而為，這不僅顯現了他的一把叛逆反骨，其實，更反映出他性格裡天真的成分。

先回顧他的一生。柏楊原名郭定生，1920年在中國大陸河南省開封市出生，籍貫河南省輝縣。他的父親曾一度替他更名為郭立邦，後來柏楊又自行改名為郭衣洞，柏楊是他最為人熟知的筆名，源自中橫公路某一隧道附近一個臺灣原住民部落名稱——「古柏楊」的諧音，他還有另一個筆名叫做鄧克保。

柏楊中學時曾參與國民黨之下的青年團體，1938年加入國民黨。1946年，他畢業於東北大學政治系，曾擔任私立遼寧文法學院政治系副教授，也曾與友人在瀋陽創立反共報紙《大東日報》，1948年，共軍攻入瀋陽，柏楊前往北平，1949年轉往上海，後隨老師吳文義前往臺灣。

1950年，他到臺灣不久，就因為「收聽匪區廣播」而被判刑6月，出獄後，歷任教師……等職。1954年，柏楊進入救國團工作，也開始寫小說。1960年，他以筆名「柏楊」在《自立晚報》擔任〈倚夢閒話〉專欄的作家，嚴厲批判當時的社會狀況。1961年起，他在《自立晚報》以「鄧克保」為筆名發表《異域》，以報導文學的手法，描寫一支國民黨孤軍，流亡到滇緬邊區，一方面與命運搏鬥，一方面仍懷「反攻大陸」夢想的故事，暢銷達百萬冊，並被改編成電影，不僅開創了報導文學的新體例，也是一部另類而成功的戰爭小說。當時沒有作家敢碰觸臺北孤軍議題，因為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根本無力解決，即使寫下他們的故事，也有如在國民黨傷口上灑鹽，柏楊當時與後來雖然未曾仔細交代寫作動機，但研究柏楊的寫作脈絡時，不可排除，一直堅持反共的他，當年是懷著自況的心情，寫下這部作品的可能，也要探究他是否想要藉此譏刺、諷諫國民黨政府。

◆ 由反共轉往鑽研歷史 以古為鏡照出文化惡習

1967年，柏楊代班主編《中華日報》〈家庭〉版，該版每週5天刊載美國連環漫畫《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1968年，一則《大力水手》漫畫，提及卜派父子流落至一個



豐饒的小島、樂不思蜀，兩人並且想要各自競選總統、絞盡腦汁撰寫競選文宣，單看漫畫內容已經頗為敏感，加上柏楊又搞怪的將「Fellows」一詞翻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於是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情治單位關切，解釋為他在暗諷蔣介石父子，以「共產黨間諜」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1969 年，囚禁於臺北縣景美鎮軍法監獄，柏楊曾在獄中絕食 21 天，抗議未果，1972 年，與臺北其他政治犯，一起被移至解送到綠島服刑。

柏楊服刑期間經過減刑、大赦……等，刑期略為縮短，但好不容易捱到刑滿，仍被留置於綠島，後來是因為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團體的要求，他才得以被釋放，總共在牢裡渡過九年又二十六天。

在獄中，柏楊完成了《中國人史綱》、《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三部書稿。原本還有第四部《中國歷代官制》，但因為參考書被官員搜去保管，所以只寫了一半。

出獄後柏楊專事寫作，1978 年，他與女詩人張香華結婚，發表強調人權與生命自由的婚姻宣言，讓外界引為美談，廣泛流傳。由於兩人志趣相投，柏楊因為張香華的全力支持與鼓勵，躍入寫作質量的巔峰階段。

1983 年，他毅然著手譯寫《柏楊版資治通鑑》，先做好整體規劃，再分期出版發行，至 1993 年，才全部完工，總計 72 冊。起因是柏楊認為，11 世紀司馬光負責主編的《資治通鑑》，雖然囊括了一千三百多年的中國歷史，是一部足以瞭解中國政治運作、權力遊戲的歷史鉅著，但問世已有九百年之久，古老的文言文對現代人而言，早就顯得過度生澀與艱深，假使再沒有現代語文本問世，該書將會遭遇塵封的厄運，於是發願擔負起這項浩大工程，也成了他的重要代表作。

1985 年，柏楊在譯寫《資治通鑑》時，出版了另一部轟動華文圈的《醜陋的中國人》。犀利分析批判華人集體的性恪，引發全球華人社會的熱烈爭論，該書也曾在中國大陸遭到查禁，直到 2004 年才重新正式授權出版。

柏楊也積極推動人權事務，1994 年，他曾擔任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的創會會長。但那一年的心臟手術，以及陸續幾年的一連串大病，使得柏楊的健康每況愈下。2006 年 9 月，因為年齡和健康的理由，柏楊宣佈封筆，並且表示不欲再在公眾場合露面，也不想再接受正式訪問。同月出版的《柏楊曰》大陸新版序，遂成為其封筆之作。

近幾年間，柏楊被病痛之苦束縛，經常進出醫院，卻仍不斷有媒體與政治人物登門或至醫院造訪。但他受限於體能衰弱、心神耗竭，已無法奮筆疾書、盡述胸臆，這段期間，種種表達或肢體語言，雖然曾被各方拿來做南轅北轍的解讀，並無法完全代表他真正的、清醒時的看法。

柏楊一生擅長慧黠而深藏機鋒的智語，到了生命的最後，或許也可看成，他是在調皮的跟人們玩著語言對答的遊戲，要大家進一步探究真相、真理與真義。

◆ 小說可觀 評論成聲 譯史有心 倡人權用情

柏楊畢生成就，可分成三方面來論，一是文學創作，二是譯寫歷史，三是他對人權的投入。

柏楊作品之中，以《醜陋的中國人》最為外界所熟知，而他犀利的將華人社會比喻成腐臭的「醬缸」，也引起高度矚目、反省與批判的聲浪。

但柏楊的文學成就難道僅止與此？「柏楊的評議雜文，掩蓋了他的文學成就。」中央大學中文系李瑞騰教授長期研究柏楊文學作品，他指出，柏楊的短篇小說擅長處理從大陸離鄉背井人們的顛沛流離：「他也是極少數一九五〇年代小說創作者之中，注意到底層人民貧窮慘況的作家。」李瑞騰以導演李行曾經改拍成電影的《龍眼粥》舉例，柏楊的短篇小說文筆流暢，易讀、故事強，衝突性也大：「文學技巧好得不得了。」可惜較少受到注意。「柏楊的小說也經常融合了他的評論雜文筆法，極盡挖苦的能事，讀來相當過癮，之後也沒有再出現如此的小說家。」透露自己聽聞惡耗心情很亂的李瑞騰說：「柏楊對理想與道德嚴苛，但是對人卻很寬容。」李瑞騰回憶柏楊譯寫《資治通鑑》時，經常打電話和他聊天、向他「請教」某些古文細節：「這個對我們後輩來說像是巨人般的作家，竟然如此『不恥下問』，純真的人格特質實在令人難忘。」

至於柏楊的史學貢獻，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形容，柏楊的歷史著作《柏楊版資治通鑑》是本「難唸的經」。縱使許多「正統」的歷史學者認為《柏楊版資治通鑑》無法登上學術殿堂，唐德剛卻表示，如果有人要他列學生必讀書目，胡適、梁啟超都不是他心目中的作家人選，《資治通鑑》是他認為最重要的：「看不懂原文，那就讀柏楊版資治通鑑。」唐德剛認為，柏楊堪稱是穿過歷史三峽驚濤駭浪的好漢，單看他帶有嘲弄意味寫《柏楊曰》，對照《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畢恭畢敬的「臣光曰」，就不難了解他並不是花拳繡腿的明星作家之流。這句評語對並非歷史專業學者的柏楊而言，相當重要，而放眼全世界的文學史，標榜放聲直言的作家不計其數，「不是花拳繡腿」，也正是肯定、相信柏楊的寫作動機，並非沽名釣譽、故做姿態。

而柏楊在提倡人權的部分，曾因刺蔣案流亡海外廿多年，12年前回臺投入人權運動的前人權促進會會長黃文雄透露，他與柏楊是多年知交，經常至柏楊位於新店花園新城的寓所暢談：「他對人權有極高的敏感度，也是積極投入的運動者。」現年72歲的黃文雄說，柏楊創立人權教育基金會，也積極參與國際間各種人權組織的活動，絕對是一位重要的人權鬥士。黃文雄回憶，他有一次無意間向柏楊提到有人寫了一部從佛教經典看廢除死刑的著作，柏楊頻頻打電話跟他要書：「柏楊曾告訴我，他猛力批評華人文化的弱點，用意是想要把人權相關論述，『有機』的融入華人社會之中。」黃文雄遺憾的說，可惜柏楊晚年力衰，來不及將他的評論與人權劃上連結。黃文雄透露，柏楊也曾表達想推動安樂死的人權理想，如果可能，黃文雄將以餘生替好友完成。



◆ 天真撼動人心 誠實超越意識形態

關於柏楊著作對讀者的影響，若是以真、善、美三個標準客觀評判，他的書寫裡，撼動人心的核心精神，應是「真」這一部分。柏楊有本著作，書名叫做《天真是一種動力》，恰能形容他的執筆態度。「以嚴謹的學術標準看來，柏楊不一定被公認為舉足輕重的歷史學者。但他從喜好為文打抱不平，到親身受冤獄壓迫後，對歷史的反芻，卻使他的歷史書寫與著作，有著另一層重要的意義。」在臺出版柏楊所有著作的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以出版人的身分與作家柏楊交往長達卅年以上，與柏楊亦師亦友，情同父子，對柏楊的評價與內心世界知之甚深。

「他是一個有單純信仰的人，認為什麼事情總有一個最後的答案。對柏楊而言，從評論雜文，走向詮釋歷史，是他心中有質疑，想尋找解決之道的的方法。」王榮文說，他晚年不能清楚表達意見之後，許多名流政治來尋，媒體因為有時不能掌握他的想法，經常諸多臆測，對柏楊來說並不公平。王榮文認為，柏楊的封筆之作《柏楊曰》，其實已經替他的人生作出完美的結論：「不為帝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應該是他真正的想法。

王榮文感傷的說：「我看他最後口不能言，表情卻很清楚。我相信他到死去那一刻，頭腦還是非常明白的。」平心而論，王榮文嘆道，柏楊其實比當代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幸運，因為「讀者都愛他」，經濟不虞匱乏，晚年也受到悉心照護，而遠流也已經將他所有作品數位化，建置資料庫，讓柏楊成為可以用各種形式被流傳、被研究的文人，「成為華人世界共同的社會資產。」

期待目前正在收集資料的《柏楊傳》，能從時代痕跡與客觀資料、訪談紀錄，甚至負面評價裡，還原柏楊一個真實面貌。畢竟柏楊是一個「太有姿態」、形象鮮明的執筆者，他與生俱來特有的莽撞和天真，讓他得以寫出一本又一本直白又貼近庶民百姓內心吶喊的作品，這樣的書寫與文字，必須從字面之外，方能抽絲剝繭出真正的哲學價值。

作家的天職是凝視世界，並且藉由筆下的文字與人們對話，甚至激辯，期盼能與世人共同找出真理。柏楊至少做到了這一點。他一生所寫所言，已十分徹底留在人間流轉，適當的時候，那位讀者心中始終抱持質疑、檢驗態度的睿智作家，彷彿總是會帶著他的專屬幽默挺身而出，不會缺席。這才是柏楊值得被記錄最重要的原因，意識形態與一時的是非總會消逝，但文人精神不滅。 